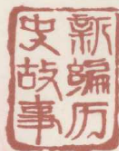


秦王斩荆轲



何钟文

河北人民出版社

7161

秦王斩荆轲

新编历史故事

何钟文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石家庄

秦王斩荆轲

新编历史故事

何 钟 文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0086·329 定价 0.08 元

秦王 荆轲

何钟文

过去，有个故事叫《荆轲刺秦王》，流毒很广。它把崇尚法家，反对儒家，厚今薄古，勇于革新，反对分裂，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诬蔑成历史的罪人，百般丑化；而把主张倒退，坚持分裂，破坏统一的跳梁小丑荆轲打扮成英雄，大加颂扬。一切尊孔复辟派，包括叛徒、卖国贼林彪之流，出于他们“克己复礼”，复辟旧制度的罪恶目的，无不攻击、咒骂秦始皇，而吹捧荆轲。有的甚至为荆轲修塔立碑，要人们永远纪念他。这都是历史的颠倒。今天，为了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经验，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下面，就给同志们讲这个新编历史故事：《秦

王斩荆轲》。

话说战国末期，诸侯割据，天下七分，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顺应历史潮流，雄心勃勃，准备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但是，奴隶主贵族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垂死挣扎，妄图阻挠历史车轮前进，恢复奴隶制度。一时间，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成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和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儒家斗争的焦点，斗争异常尖锐、激烈。

一天上午，春风拂面，天空晴朗。秦王嬴政坐在机密室的窗口，翻阅自孝公以来的遗诏和著名法家商鞅等人的经典。忽然，“吱啦”一声，门开了，轻轻走进一个武官。谁呀？原来是尉繚。尉繚本名叫繚，魏国大梁人，不久来到秦国的。繚是商鞅学派的法家人物，又精通兵法，深受秦王重用，封为国尉，也就是当时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人们习惯地称呼他尉繚。尉繚深受秦王的信任，经常在一起吃饭、谈事。因此，他进机密室也比较随便。他这次是来给秦王出主意的。

秦王让尉繚坐下。尉繚说：“大王，如今秦国的力量这样强大，完全能够平灭六个诸侯国，把它们置

为秦的郡县，令天下一统。希望大王早下决心，千万不要错过了机会。”秦王早就有统一中国的志向，在清除了隐藏多年的吕不韦、嫪毐（音涝矮 lǎo ǎi）奴隶主复辟集团之后，也正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听了尉繚的建议，十分高兴，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正符合我的意思。”秦王沉思了一下，决定召集群臣，共同商议。

吃过午饭，文武百官坐满了大殿。秦王左边是尉繚，右边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人，曾和韩非一起跟荀子学习法家思想，后来到秦国，是秦王非常尊崇的著名法家人物。这时，他担任着廷尉，即秦国的最高司法长官。离秦王不远，还坐着一个人，叫蒙嘉，官职是中庶子，主管王族户籍。这是个隐藏在秦王身边的尊儒反法、与其他诸侯国的复辟势力暗中勾结的坏家伙。

秦王精神抖擞，双手扶着龙书案，环视了一下左右，兴奋地说：“大秦自孝公以来，已经百余年了。经过变法革新，如今国富民强，威震四海。现在，我要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将诸侯国为郡县，全国法令制度变成一律，造福万代。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李斯表示赞同。他说：“早盼着这一天了！从

商君辅佐以来，秦国建立新法，废除旧法，用先进的郡县制代替落后的分封制。又修渠治水，奖励耕织，养兵筑城，积极备战，一天比一天富强。而其他六个诸侯国，由奴隶主贵族专政，大搞‘克己复礼’，有的甚至对过去进行了一些改革又复辟回去。致使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更可恶的是他们施展阴谋，妄想达到使我秦国也复辟回去的目的。我强大的秦国，兴义兵，伐诸侯，就象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必定能够取得统一中国的伟大胜利。”

“臣的意见——”蒙嘉八字眉一挑，挤了挤三角眼，不紧不慢地说：“秦国之所以强盛，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施行了仁政，以德服人。六个诸侯国，力量薄弱，也主要是施行仁政不够，互相争斗造成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我看最好不要使用武力。”

这时，尉繚呼地站了起来，反驳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吕不韦、嫪毐串通一气，制造叛乱，要不是靠武力剿灭，秦国早就开倒车了！要想取消混战，天下太平，也必须用武力，这叫做以战去战！”

提起吕、嫪二贼，秦王不由得心中火起。他大声说道：“那些奴隶主贵族据地称雄，顽固袭用旧

法，扼杀新法。我们要使新法行天下，海内为郡县，必须结束这种割据局面。但是，靠‘仁义’能使六国诸侯放弃割据吗？不能，只能靠武力。‘以战去战’，用我们的战去消灭他们的混战！”

一番话，轰轰隆隆，如雷贯耳，打得蒙嘉头发蔫、脸变色，哑口无言。文武百官却群情振奋。继续议论了一阵，秦王见再无别的意见，就宣布结束了。蒙嘉心里有鬼，生怕露了马脚，又罗唆了几句：“臣的本意也是为秦国好，可决无别的什么心。只是对大王的伟大意图一时没有理解。不过，请放心，就是不理解，也保证坚决执行。”秦王没有理睬他。

当天夜里，秦宫内灯火通明，秦王和尉繚、李斯等人一起，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尉繚提出“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他说：“秦国最大的忧患是担心六个诸侯国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我们应该首先采取政治攻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粉碎他们的‘合纵’计划。第二步，才可开兵。”李斯说：“我主张，用兵时，先对准韩、赵国，然后，横扫两翼，进攻燕、魏、楚，最后攻齐。”秦王完全同意尉繚和李斯的意见，当机立断，决定第二天就开始行动。这且按下不提。

回过头来再说蒙嘉。蒙嘉本是嫪毐死党，善于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含而不露。当年嫪毐在宫内专权，飞扬跋扈，反对新法时，他曾步步紧跟，只是由于多是背后活动，秦王没有发觉他。嫪毐垮台后，蒙嘉心中怀恨，暗里咒骂秦王是“暴君”，攻击法家为“罚家”。这时，他按捺不住复辟奴隶制的野心，想由暗到明，公开对阵。万没料到，今天刚刚露头，就遭了一场急风暴雨，真是出师不利。从今天的阵势看，人心都向着秦王，要想在秦国恢复周礼，阻挠他统一中国，实在是太困难了。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外面。谁呢？燕太子丹。对，他早就与秦王有矛盾，支持我的意见，找他商量商量对策去。想到这里，蒙嘉趁着黑夜，悄悄奔太子丹住室去了。

太子丹，是燕国留在秦国的人质。他从小专读孔孟之书，奉行孔孟之道，死心踏地地想挽救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太子丹风闻秦王要征伐六个诸侯国，完成统一大业，心里又恨又急，一心想赶快逃回燕国，对付强秦。可是，这咸阳城里戒备森严，怎么逃走呢？太子丹想：有了，还是找蒙嘉去，他准能帮点忙的。太子丹抬起屁股，才说要走，后门裂开一条缝，蒙嘉一探扁脑袋进来了。

“太子，听说了吗？”蒙嘉施了个礼，没头没脑地问：“您打算怎么办哪？”太子丹就把打算回燕国的事说了一遍。蒙嘉舔了舔薄嘴唇，连说：“好，好。”接着又献计说：“要想对付秦国，阻止秦王统一天下，单靠燕国的力量怕是不行吧。以我之见，还是搞‘合纵’：西面联合韩、赵、魏，南面联合齐、楚，北面与匈奴君王和好，求他助一膀之力。这样，人多势众，就可以破秦了。”

太子丹摇摇头说：“唉！鸡多不下蛋，人多胡捣乱。那些都是老办法了，搞了多少年，都没有搞成过。而且越搞内部打得越厉害。秦国的军队说不定哪天早晨就会打过来，那样做，也太旷废时间了。我心急如火，烦得要死，怎么能等得及呢？”

蒙嘉眼皮一搭拉，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还有什么办法呢？”

太子丹朝蒙嘉凑了凑，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个人吧，他们都以养士著名。我觉得那倒是个好办法。只是有点，他们重用的都是耍嘴皮子、小偷小摸的人，要在舞刀弄棒的勇士身上下功夫。”太子丹顿一顿，得意地说，“嘿嘿，不要轻视这些人，闹大了，可是股子力量啊！一人能顶百人用。”

蒙嘉听了，觉得有理，又见太子丹劲头十足，就仰着脸，眯缝起三角眼说：“好，祝你成功！”

说话间，三星已经正南了。太子丹换了衣服，打扮成流氓无赖模样。蒙嘉派人把他偷偷地送出了咸阳城。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四年。秦国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不仅一举攻破了韩国，而且大举攻赵，拔下了赵都邯郸，俘虏了赵王迁。

这天清晨，东风阵阵。邯郸城头杀声才停，秦军正欢呼胜利。只听得西城门外，“咿咿咿咿”一阵嘶鸣，飞一般闯进两匹战马。跑在前面的是匹红鬃马，上面坐着个彪形大汉，手持钢枪，身背铁弓。后面的那匹战马是纤离马，有名的千里马。马上人佩着太阿宝剑，挥动金丝长鞭。你猜这两个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的军事长官尉繚和秦王嬴政。他们进了城，翻身下马，直奔城头。大将王翦急忙前来迎接。王翦说：“报告大王，敌军已被歼灭，赵王迁被活捉，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走了。”秦王喜形于色，说：“传我的旨意：立即把这里划为大秦的邯郸郡。张贴安民告示，令百姓安心生产。将罪犯斩首示众。大贵族商人迁徙边远。同时，嘉奖功臣犒劳全军。”

“遵命。”王翦领命，欣然而去。

秦王往前走了几步，俯视城下。只见尘烟弥漫，大旗飘卷，城里城外，尽是秦兵，不禁心潮起伏。他随手拔出锋利的宝剑，举在空中，由下到上慢慢看了一遍，长啸一声：“谁说恃力者亡？统一中国，哪能离了这个！”尉繚走到秦王跟前说：“现在我军上下，士气正盛。诸侯闻风丧胆。最好趁热打铁，出兵攻燕。”秦王点点头，说：“对，应该攻燕。但要把燕国的兵力部署和地理环境彻底搞清楚。尤其是督亢一带，土地肥沃，形势复杂，是战略要地，必须派人详细侦察。”尉繚说：“大王说得对。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二人在邯郸城头，初步拟定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再说太子丹，回到燕国以后，四年之中，也确实在养士上花了不少本钱。他修了一座几丈高的金台，到处搜罗所谓的勇士，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二十几个人。有一个他最中意的，被称作“神勇之人”。谁呢？就是臭名昭著的亡命徒荆轲。荆轲这家伙是卫国的奴隶主贵族。四十来岁，长得尖嘴猴腮，鹰鼻鼠眼，瘦瘦的下巴上有一堆蓬草棵似的胡须。他孔孟的书能背几句，击剑耍拳也懂得一点，老奸巨猾，无恶不作。荆轲的祖先原是齐国的破落奴隶主

庆氏，因当时齐国搞变法革新，他混不下去，才迁到奴隶主复辟势力比较顽固的卫国。后来，卫国被秦攻占，划为秦国的东郡。秦实行新法，沉重地打击了这里的奴隶主势力。吕不韦也是卫国人，窃取了秦国的相国职权后，继承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主张，又把卫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荆轲一家也把失去的奴隶和庄园再次得到手。因此，对吕不韦感激涕零，念念不忘。不久，吕不韦被秦王罢官赐自杀，荆轲闻讯嚎啕大哭，对秦王恨入骨髓。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哪里还有我们贵族的活路？今生我与秦王誓不两立！”于是，荆轲便象丧家狗一样，离开卫国，结交一些贵族诸侯，专门从事复辟活动。当他了解到燕王最忠于周礼，反对革新，各种典章制度基本上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就急忙投奔到燕国。荆轲初到燕国，在市镇上饮酒狂歌，装疯卖傻，发泄内心的阶级仇恨，被太子丹一眼看中，当作天下无敌的勇士，尊他为上卿。拿最好的房舍给他住，吃喝玩乐，随其所好。真是物以类聚！

一次，太子丹陪荆轲去东池游玩，荆轲拾碎瓦片投青蛙。太子丹说：“怎么用那个脏东西，咱们有金丸。”随从当即取来大批金丸，荆轲投来投去，挥

金如土。又一次，二人一块骑马出游，太子丹骑的是千里马，荆轲说：“听说千里马的肝肉也很美。”太子丹回家就杀掉了心爱的千里马，把肝肉送给荆轲吃。还有那春秋战国宴席上，一位少女在庭前弹琴，荆轲越看越喜欢，正看着众宾客不好直说，就赞美少女的手长得如何如何好，结果丹以为他想吃人肉，就马上派人残忍地剁下这位少女的双手，并用玉盘端着献给了荆轲。太子丹就是这样罪恶无耻地用劳动人民的血肉喂养着荆轲这只丧家狗。荆轲受宠若惊，经常向太子丹献媚地表示：“用臣之日，万死不辞。”

尽管太子丹这样下本钱豢养走狗，真的能抵挡住秦王统一中国吗？连他自己也没有十分把握。因此，天天提心吊胆，害怕秦兵来攻。

一天，太子丹突然接到蒙嘉一封密信。信上写着，秦王已派人侦察督亢一带地形，不久就要起兵攻打燕国，望太子丹早作准备。太子丹一边看信，两手一边打颤。他又是恼，又是怕，牙关咬得格格响。他眼珠子都要出血了，恶狠狠地说：“秦王好厉害呀！哼，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豁出去，沙锅捣蒜，就这一槌子买卖了！拚！”太子丹决定使隐藏在心中四年之久的毒计：刺杀秦王。

太子丹心里刚刚平静一点，一个探子跟头趟起撞进了门。他大口喘着粗气，报告：“太、太子，不好了！秦、秦兵到了易水！”“什么？”太子丹一听，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张着嘴，半晌没有合上。怎么回事？原来秦王为了加快统一中国的步伐，命令王翦提前行动了。目的还不是要马上开战，而是想迷惑燕王，顺利完成侦察任务。所以大军到了燕国南边的易水附近，就扎营不动了。可是，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却使得燕太子丹等复辟小丑一片惊慌。

太子丹慌忙把刺杀秦王的阴谋诡计禀告燕王，得到赞许，就去找荆轲了。荆轲这家伙讲话时总爱眯缝起小眼睛偷看主子的颜色，见机行事。今天，他瞧太子丹的脸色不同往常，心里也紧张起来。荆轲声调有点发颤地说：“太子，我一着急，就没了点子。还是那句话：用臣之日，万死不辞！”太子丹正等着他说这一句话呢，于是，假笑了一下，说：“那我就直说了。秦王废了周礼，推行新法，还要统一中国，取消割据，简直是大逆不道！我信奉儒教，效忠先王，决不能容忍他这样胡来。现在，秦王破了韩、赵，又来进攻我们。我们力量单薄，无法抵抗，这样，就只有灭亡了。假使你能到

秦国去，劫持秦王，逼迫他把已占的土地归还给各诸侯国，这是最理想的。如果秦王不从，就杀掉他！嘿嘿，到那时候，先王之道，周公之礼还会普济天下呢。不知道荆卿有没有这个胆量？”太子丹这套赤裸裸的“克己复礼”、阴谋分裂倒退的黑计划，一下子把荆轲心中的复辟欲火点燃起来。他想，我一家被逼得从齐迁到卫，我又从卫跑到燕，东逃西窜，无处容身，不就是因为有秦王那些尊崇什么法家的人，不法先王、践踏周礼的缘故吗？孔圣人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周礼，就是我们奴隶主贵族的命根子。死，我也要复礼，要维护分封制度！想到这儿，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的疯狂性冲上脑门子，就横了横心说：“太子说的哪里话！士为知己者死，你这样厚待我，我哪能不以死相报？更不用说克己复礼、维护分封是你我的本分。至于胆量，你还信不着我吗？只是有一样，这么空手而去，怎么能到得秦王跟前呢？”

太子丹见荆轲答应了，紧绷着的瘦脸皮松弛下来，说：“这个我倒是考虑过了。秦王正需要督览地理图，你把它带去，说是献图归顺，秦王准会接见你。把匕首卷在图里，就可以顺利进宫，到时

候，一定会完成大任。”荆轲说：“秦王深谋远虑，殿上官员又多，光凭一张地图，恐怕不一定能靠近秦王，还得有使他更加相信我们是真降顺的东西。”太子丹着急地问：“什么东西呢？只要你提出来，要啥给啥。”荆轲低着头想了一阵，突然说：“要带上樊于期的脑袋！”樊于期，原是秦国的一个将军，因策动秦王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叛乱，失败后逃到燕国，得到太子丹的厚待，也是个时刻梦想复辟的家伙。眼下，秦王正悬赏千金，到处捉拿樊于期。太子丹一听，说：“这——”他贼眼珠一转，心里已经同意，可嘴里却说：“人家患难之中，投奔我来，怎么忍心呢？”荆轲老鼠眼一瞪，不高兴地说：“那有什么忍心不忍心的，不都是为了对付秦王吗？我去找他，让他人头自献！”太子丹假作勉强地答应说：“那么，好吧。”

在城西南方向，有一座坟头似的馆舍，四周蒿草半人高，阴森森的，那便是樊于期住的地方。是太子丹为了遮人耳目，故意把他安置在这里的。樊于期自从叛乱失败，象得了恐惧症，回想起来心里就打颤。半夜，荆轲找上门来时，樊于期已经听到了秦国兵临易水的消息，惊慌万状，坐卧不安，正在室内来回走呢。